

车夫◎著

卧牛坡

银苑沧桑评话

【下】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卧牛坡 / 车夫著. —2 版. —西安: 西安

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80594-502-6

I. 卧… II. 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8815 号

卧牛坡

著 者: 车 夫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电 话: (029) 85234426

邮政编码: 710061

印 刷: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 / 16

印 张: 25

字 数: 340 千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2 版

201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94-502-6

定 价: 45.00 元(全二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。



有酒。来！以茶代酒，祝老盛即将全家团圆！”

离开盛永年家，已经很晚了。可是，在这经常挑灯夜战的“大跃进”年代，半夜三更活动，不算什么新鲜事。何况今天夜晚，又听到老盛家这个特大喜讯，欧阳胄他们三人特别高兴。

走出老盛的小院子，他们几乎是跳着、笑着、唱着跑出来的。

白朝凤快回到西河市来了，老盛一家就快要团圆了，老盛的生活不会再孤独了！对老盛这个家庭将要产生多么大的变化啊！对他们这一批从上海来的“阿拉”，将产生什么的影响！西河是创业的地方，不是镀金的地方！白朝凤又回到这创业的地方来了，怎能不使人高兴呢！

他们漫步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，没有丝毫倦意。在淡淡的街灯下，在凉爽的夜风中，他们走着，无边无际地谈论着。不知怎么的，一下子会涌出那么多的话题，而且愈说愈多，愈说愈说不完……

“哎哟，这些没完没了的话题，从今天夜里就是说到明天白天，怕也说不清、说不完啊！”司徒申看到欧阳胄和东方明那股永远也说不完的劲头，想给他们注射一点“催眠剂”，企图催他们早点回宿舍休息了。他们明天都有很繁重的工作需要去完成。

“有多少话题吗？说来说去，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题目：路，是从没有路的荒原上走出来的！”欧阳胄总是爱把一大堆现象，归结到哲理很深的一个点上来。“第一个探路的人，总爱把自己的成绩说成是不容置疑的，希望后来者只能沿着他的轨迹前进！其实，不可能。路，决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，最后形成的康庄大道，必然是许多人，乃至几代人探索出来的结晶！人生的道路上也是一样，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，谁也不应该企求一蹴而就。前面的人要允许后面的人去修改那些不合理的乃至错误的地方；后面的人对前面的人的缺点乃至错误，也不必大惊小怪，更不能一棍子打死！聪明人的也不见得都是圣贤，聪明的人聪明之处，仅仅在于他不重复犯前人的错误！”

随着欧阳胄滔滔不绝的谈论，他们脚步加快了许多，一瞬间到了宿舍门前。分手前，东方明悄声对司徒申说：“今天夜里，我肯定睡不着了！”



卧牛坡



二十一

夜深了。

过去，人们爱用“夜深人静”这个词组。可是，现在的上海，为了抢时间，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，许多地段都在改造、扩建、新建。即使夜深了，人也静不下来。一些项目、一些建设区域，几亿、几十亿、上百亿的投资，都要限期完成。吴淞口外，停泊着一艘艘巨轮，排队等待进港装货、卸货。黄浦江边码头上，堆满了新到的设备，等待运进厂房安装。拖着巨大集装箱的卡车，奔驰在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大道上，灯光四射，像一条条活跃的长龙。一座座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，焊枪口中喷射出的蓝色火光，把那纵横交错的灯光带点缀得无比媚人。

啊！夜深深，人未静。多少人还在日以继夜地赶时间，塑造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，使她的明天更加辉煌！

豪公的住所，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安静的地段，不像有些区域那么喧闹。不过，你要是静下心来，屏住气，仔细听，仍然能够听到远处工地传来的打桩的气锤声，黄浦江上的汽笛声，一阵一阵的马达轰鸣声，夜班工人嘈嘈嚷嚷的话语声，还有弄堂口青年男女兴高采烈的口哨声，……夜深深，人未静！慕容昭说，她经常在夜间写作的时候，碰上思路阻塞时，就把灯熄一会，伏在窗口，静静地欣赏这深夜交响曲！

他们这几个已经进入老迈年华的人，几十年来习惯于夜间看书，夜间写文章，夜间备课写讲稿，以及像今天这样，夜间与友人聊天。夜深深，人未静！现在他们的兴头正浓呢！慕容昭又烧了一壶咖啡，给他们加油，要司徒申把“卧牛坡故事”续讲下去。

“非常遗憾！”司徒申向大家表示歉意，“我的表达能力实在太差，这个口才几十年来未见长进！让你们听起来很费劲，犹如嚼蜡。”

“哎！不在于口才。卧牛坡的故事，怎么讲都是非常感人的。”豪公打断司徒申的话，给他鼓劲，“建设卧牛坡的时间跨度很大，要有一点耐心叙述。它的每一个建设阶段，都能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。只



卧牛坡



要把这些特征叙述清楚，不要多么高的表达艺术，也不必凭口才加以演绎，就非常动听了。”

豪公当年教书时就有这个习惯，爱旁征博引地向学生论证每一个观点。现在他要大家相信，卧牛坡的故事本身就感人至深，不在于叙述者的口才如何，口才只是外因，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。否则，光凭口才，听的人对真实性就会产生怀疑。为了加深这个观点，他举了生活中大家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。他说：“你们知道，处理家庭事务，对我来说不是专长，甚至一窍不通。特别是要我处理家庭纠纷，说起话来，都拙口钝腮。可是，那一年我居然把白朝凤说服了，使他高高兴兴地回西河去了，慕容昭说我创造了奇迹。以后我想一想，其实也不是我创造了什么奇迹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更没有说服白朝凤的口才。而是白朝凤自己思想上已经有了转机，当时她自己心里已经急着要回西河了！”



卧牛坡

“恰巧，那时我妹妹慕容君和郑仁乐离了婚，回上海来探亲。”慕容昭给豪公作了补充，“她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西河的情况，也促使白朝凤下决心马上回西河去。后来，她们两人就结伴而去了。”

“朝凤姐回到西河的时候，老盛的伤已经痊愈了。”欧阳青好像记忆犹新，“她又回到信贷处。没有马上接手工作，却先操办起我和东方明的婚事来了。当时有人议论说：白朝凤从上海回西河，是专门为欧阳青和东方明筹办婚事来的！”

“有这么一点意思。”慕容昭像亮底牌似的，带着几分神秘，对豪公笑笑，才转过来对大家说，“按照我们‘老夫子’的说法，这叫做顺应客观规律办事。慕容君和郑仁乐离婚后，开始我们还怕她思想上有疙瘩，后来听她介绍了不少西河的人和事，评价很客观，问题分析判断得很正确。特别是对郑仁乐的认识，我们感到她比当年离开上海时成熟多了，对自己的问题处理很冷静。郑仁乐是个小人、伪君子，道德品质很差劲。他曾公开说，不是慕容君挡路，他早就得到东方明了！这种粗野的流氓腔，真令人不寒而栗。我们知道东方明和欧阳青恋爱很久了，郑仁乐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痴心妄想！不过又一想，他有权，凭着权力，起一些阻挠和破坏作用，还是可能的。所以，在白朝凤回西河时，我们曾经拜托地，撮合一下，提醒你们俩，早点把婚礼仪式举行了！最后听说，



你们俩很干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“朝凤姐真是个满怀善心的老大姐，给我们出了不少好主意。她和司徒兄里里外外把我们婚事都包办了，现在我和东方明回忆起来，还满怀感激之情呢！”欧阳胄以感激的神态，看着司徒申。

“白朝凤也说，办好欧阳和东方的婚事，司徒功不可没！”

“虽然后来曲折很多，郑仁乐这种人最终还是没有逃脱道德的惩罚。”豪公像作最后评语一样说道，“前面这一段，不过对自己说得太少了，继续往下说，可是不要忘记把自己摆进去啊！”

沧海桑田，许多事情都有一波三折。说自己很难，何况历史已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了！司徒申想，从何说起呢？还是说一说欧阳胄和东方明的婚礼吧，他们俩是这一波三折中的中流，我有什么功绩可言！

白朝凤回到西河，和盛永年商量后，就找到司徒申和慕容君，又拉上了孙萍，组成了东方明、欧阳胄婚礼筹备小组，司徒申任总管。

欧阳胄和东方明这两个人，在婚姻问题上，嫁谁？娶谁？那是一点也不马虎。可是在婚礼仪式上，却又过于举重若轻，大而化之。筹备小组就决定替他们包办了，而且一定要办得热闹一些。

筹办工作开始了，除了信贷处的年轻人外，其他处室也来了不少年轻人参加志愿队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差，精神力量还是很强的。志愿队不仅把婚礼搞得热热火火，还募集了不少布票、棉花票、粮票、油票、糖票、糕点票，使这个小家庭一组建起来，就不存在温饱的威胁。

白朝凤、慕容君、孙萍负责料理内部事务，把新房布置好。老盛领着一班小青年负责处理外部事务。司徒申这个总管就里里外外地做协调工作，不仅要围着新娘、新郎转，还要招待各方，联系部署举行婚礼的全盘事务。

在举行婚礼的会场问题上，出了一点小周折。原来决定在银行大礼堂内举行，可是，就在婚期到来的那天早上，郑仁乐副行长把司徒申叫到他的办公室，提出欧阳胄、东方明的婚礼在大礼堂举行不合适。理由是：目前大家都在为大跃进而奔忙，人们白天黑夜三班倒着去大炼钢铁，你们在大礼堂里大操大办个人婚事，太不合时宜了，还批评司徒申说：“你离开党团办公室，刚当上几天信贷处长，怎么这样快就把‘政治挂帅’忘到脑后去了！”





既然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行长说话了，问题又提得如此严肃，在那‘政治挂帅’的年代里，就不能不当回事。司徒申决定把举行婚礼的会场，改在信贷处大办公室。把办公桌集中一并，也能容纳一百多人。如果还坐不下，走廊里还可以加些凳子。年轻人多，干起活来干净利索，一时就布置好了。正面墙上贴上一张毛主席像，毛主席像的两边贴上两个大红“喜”字，顶上拉上几条彩带，倒也有点喜气。

会场大门两侧，贴着老盛用大红纸写的一副喜联。上联是：“跃进声中新婚燕尔同舟奋进”；下联是：“革命旗下永结同心比翼齐飞”。门上方是：“革命伴侣”四个大字。这副对联很吸引人，进会场的人，在门口都要停下来朗读一遍，夸奖老盛不愧是江南才子，写得好！对欧阳胄和东方明这一对新郎、新娘非常切题。

在会场一侧的拐角处，还布置了一个精巧的“礼品台”。欧阳胄和东方明的亲属都远在华东，有的还在海外，没有人送礼。礼品都是同志们凑的一些日用必需品。如：铝锅、铝勺、铝壶、搪瓷面盆、搪瓷口杯、床单、枕巾、梳子、镜子等等。开始有人反对设“礼品台”，说现在不兴“送礼”。“礼品”这个词，有铺张浪费的含意。后来东方明坚持设“礼品台”，她说这些“礼品”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，同铺张浪费完全是两码事！设“礼品台”，只是为了表示她们夫妻对同志们友谊的答谢。如果她们不声不响，就太不懂礼貌了。结果就布置了一个精致小巧的“礼品台”。来宾都满怀喜庆的心情参观了礼品，倒也给婚礼增加了一份亲情。

办公桌拼成的一个大长方台子，从礼堂里借来一块幕布作台布，看起来很顺眼。围着桌子坐了一排又一排，共四五排人。司徒申和老盛等，凭着信贷处对外联系面广的特点，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些瓜子、花生、红枣、柿饼和水果糖。在当时情况下，婚礼桌上能摆上这些东西，那算是够奢侈的了。

开始欧阳胄说泡上几壶茶就算了。还有他平时积攒下来的乙级、丙级香烟，桌子上摆摆就够丰富的了。

可是司徒申估计，有许多同志会带着孩子来。不管怎么说，结婚是大喜事，也要让孩子们热闹热闹，不能让这些幼小的心灵，在大喜的日子里，也感到穷困潦倒！应该让孩子们了解并记住我们民族的婚俗。司



卧牛坡



徒申还是决定去想想办法，弄点糖果。后来来参加婚礼的商业信贷单位的来宾，就带来了几斤水果糖和鲜果。这些糖果真引来孩子们不少欢笑声，他们跳啊，笑啊，激发了整个会场欢声笑语，充满欢乐。

婚礼由新上任的工会负责人主持。仪式没有固定的格式，比较随和。最严肃的两项是：证婚人马行长宣读政府机关颁发的结婚证书；还有就是新娘、新郎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。其他项目都是主持人即兴发挥了。

这位主持人是位憨厚淳朴的中年人，来宾早已按捺不住那股火爆的热情了，他仍然显得过分拘谨，比新娘、新郎腼腆，说起话来结结巴巴。

“欧阳胄和东方明是天生的一对！我们早就想吃他们的喜糖了。”主持人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两句寒碜的话。群众噙！噙！噙……起来了。已经等得发急的孩子开始爬上桌子拿糖果了。主持人显得有点笨拙，直向孩子们摆手，意思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！“欧阳胄早该结婚了，可是他拖啊，拖啊！把东方明都拖成老姑娘了！今天，我们要好好地罚一罚这个欧阳胄！”

群众听得出，主持人的话说完了，主持人把权交出来要脱身了，于是会场上沸腾了。

“罚！罚！罚！……！”

“沸！沸！沸！……！”

“福！福！福！……！”

“哎！哎！哎！……！我说啊！”马行长在群众逗闹声中，站起来，他那高大的身躯显得特别魁梧。他拉大嗓门，摊开双手，对主持人说：“老胡啊，你这个土包子，不懂得这些知识分子的恋爱经！欧阳胄这叫做‘欲擒故纵’，要把发条上得紧紧的，劲鼓得足足的，火烧得旺旺的，结婚后才能爱得更深！”马行长轻松愉快地把主持人老胡绷紧的弦放松了。

“哗！”一下子真像开了闸门，大家叫喊起来。

“让他们亲一个！”

“来一个！来个新式的！”

一群青年男女，把欧阳胄、东方明面对面地拥到一起，要他们接吻。在众人的簇拥下，新娘新郎羞答答地接触了一下嘴唇，又迅速躲开。





婚礼进入了高潮，主持人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。会场完全随着群众的情绪在起伏。就在这纷乱中，一个小乐队被引进了会场。在会场的一角悄悄地坐定。指挥一扬手，一支轻快的圆舞曲，突然震荡着新婚会场。

一群年轻人马上动手拉桌子，一群孩子也乘机收拾桌子上残余的糖果糕点。场地刚一腾出，一群男女就拥着新娘、新郎到场子中间，随着乐曲翩翩起舞了。一个纷乱的场面消失了，又一个井井有序欢乐歌舞的情景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一曲接着一曲，人们尽情地跳啊，笑啊！新娘主动邀请马行长下池，陪他跳了一曲。

就在这时候，郑仁东悄悄地离开了会场。大家都没有注意他的行迹，只有司徒申一直在伺候他，给他添过几次茶水，不时问他还需要什么？很怕把他冷落了。司徒申和郑仁乐打交道的时间久了，知道他的习性，愈是在这种众目睽睽的场合，愈是有一把手在场的情况下，郑仁乐最怕也最不愿意被人冷落。在众人欢闹的时候，他一直沉默不语。表现得与会场上情绪极不合拍。当东方明前去邀请马行长跳舞的时候，他一下子血压升高了！所以当他们的刚滑入舞池，郑仁乐就悄悄离开了会场。司徒申随他走出门，并且代表新郎、新娘，对他前来参加婚礼表示谢意。

“郑行长不再待一会吗？挺热闹的。”司徒申诚恳和蔼的说。

“喜事吗！怎能不热闹呢。我想安静一会。”郑仁乐冷冷地应付了两句，就匆匆下楼而去。

对郑仁乐这种冷冰冰的态度，司徒申没有感到什么意外。因为他知道，慕容君和他不久前才办了离婚手续。虽然他们闹离婚也已经很久了，但是在新婚典礼上，触景生情，总不会很愉快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司徒申也没有过多在意，就去料理他的事情了。

郑仁乐和慕容君夫妻不和，大家早有察觉。他们一直在闹离婚，群众中的议论纷纷。究竟谁是谁非，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司徒申心里也有个数。他对慕容君自小就很熟悉。慕容君和盛永年夫妇一起离开上海，支援大西北的时候，才满18岁，刚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毕业。在那股支援大西北的热潮中，她是一名很活跃的积极分子。司徒申和她姐姐慕容昭到车站为她送行时，本想对她说几句安慰话让她旅途宽心。结果他们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只是静静地听她宣传一通大西北的风光！在司徒



卧牛坡



申的脑海里，一直认为慕容君是一个意志坚强，机敏能干的小姑娘。

郑仁乐当年是作为西河银行的代表，前往上海去迎接这批金融职工的。在上海，把这千百人的大军编组整训过程中，郑仁乐被指定为慕容君所在大队的领队。慕容君热情奔放，个性豪爽，心地善良，但是从未离开过上海，也缺乏生活经验。刚加入这支金融队伍，就被郑仁乐那种经验丰富，处事老成，英俊潇洒的一表人才迷住了。两人一见倾心，很快就搞得熟了。

慕容昭因为妹妹年轻，没出过远门，心里有点不踏实，为此特地拜访了郑仁乐。当她知道郑仁乐是做人事工作的干部，还是个资历很深的老干部，心里踏实了不少，就托他多照顾妹妹。他们快要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慕容昭还把郑仁乐请到家里作客，她的父亲慕容老先生，还陪郑仁乐吃了晚饭，当面托他照顾自己的小女儿。

慕容君虽然年纪不大，可是自主能力很强，不是那种处处依赖别人的女性。从上海到西河的途中，她主动帮助一些拖家带口的人，解决了许多困难，成为郑仁乐的得力助手。郑仁乐接受任务去上海接人时，曾听到过许多对上海人，特别是对上海女人的评价。说她们：生活上娇气，处事上骄气，个人得失上小气。可是，现在他面前的这个慕容君，这“三气”，一气也看不到。因此，他认定这个慕容君是个出类拔萃的女性！对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而慕容君眼里的郑仁乐呢？是个有经验，有才干，办事果断，很有魄力的硬汉。特别是，郑仁乐还有一顶年纪轻，资历深的老干部“桂冠”，这在当时上海一些年轻女孩子的心目中，比以往的“硕士”、“博士”、“电影明星”还要受尊崇！

慕容君的仪容，虽然不算特别漂亮，但是她的身材苗条，举止大方，个性温柔，会体贴人。这些特征在一般女性中是不太兼备的。郑仁乐已经是个二十大几的人了，在革命队伍里也接触过不少女性，感到慕容君的优点在他接触过的女性中是难以寻觅的。所以，从上海到西河的途中，郑仁乐和慕容君就互相倾倒，心心相印了。到西河不到一年时间，他们就结婚了。一个上海姑娘，嫁给了一条西北汉子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他们结婚时慕容教授夫妇和大女儿慕容昭还专程从上海赶来，参加小女儿的婚礼。郑仁乐还为此特别搬来赵市长为他们证婚。一时间，把这件婚事，





作为上海人扎根西北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典范，在西河市的大会小会上宣扬。慕容君那几年成了新闻人物，郑仁乐也随之沾了光，扬了名。这批上海“阿拉”，在西河人的心目中，都有显耀的地位。

后来，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，而且分歧逐步加深。原因是：日久天长，慕容君发现了郑仁乐另有一片内心世界，这一面和他那冠冕堂皇表面上的一面截然不同。官场上，见利忘义，野心勃勃，勾心斗角，爱日弄人；在家里，专横跋扈，盛气凌人。他还是一个见不得漂亮女人的好色之徒。慕容君忍耐了好久，最后断定：自己选择的这个西北汉子，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卑劣小人。特别是当他当了处长、副行长之后，其劣性极度膨胀。不仅在家里作威作福，无事生非，动手打人，开口骂人，一派大男子主义，还上窜下跳，把刘鑫挤走，要马鸿宾给他交更多的权，扬言要把欧阳贵整倒，要把一切不顺他意的人踢开，公开叫骂要和慕容君离婚！离婚手续还没有办，就气极败坏地辱骂慕容君说：“你挡了我的路，不然，我早就把东方明弄到手了！那才是我真正理想的女人！”



卧牛坡

慕容君无法忍耐了，就毅然决然和他分手！

慕容君和郑仁乐分手的真实原因，当时司徒申也不太清楚。平时司徒申到他们家里去，只感到郑仁乐大男子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，开始他把这误认为是北方男人的性格。后来，愈来愈感到不对劲。问慕容君时，这个性格爽朗的姑娘，也变得含蓄起来了，只是冷冷地对他说：“这是我自己选的男人，自作自受，活该！”司徒申知道问题严重了，已经不是一般的夫妻口角，但是碍于郑仁乐这位领导的尊严，他也无能为力。一直到他们分手了，司徒申再去探望慕容君的时候，她才沉痛地告诉他：“认识一个人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！”她警告司徒申，“和郑仁乐相处，要多长个心眼。”司徒申明白了，这不是什么夫妻感情上恩怨。慕容君成熟了，她仍然是一位刚毅耿直的姑娘，可是眼睛更亮了！她和郑仁乐分手，也不是什么夫妻感情上的了结，而是伦理道德和智慧上的判决。

这时，司徒申再想想郑仁乐默默离去的背影，顿然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。人啊！为什么不惜精力，去制造那么多的事端呢？司徒申



这个平时不爱动脑筋的人，这时他的脑子里，也好像被人家硬塞进了一团乱麻。

司徒申又回到会场，一支乐曲刚奏完。马行长看见他进来，乐哈哈地把他叫过去，悄悄地对他说：“这些都是舞迷，不要让他们跳得忘了正事！要把新娘、新郎送入洞房，你们才能算是完成任务。”

马行长那慈祥、和蔼、热心的长者风度，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。他对每件事情都是关怀入微，考虑得周到细致。司徒申感谢他的提醒，并向他保证：一定把这个婚礼办得圆圆满满。马行长走了。司徒申走到会场中间，高声感谢乐队的光临助兴，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这个充满欢乐的婚礼。最后，他提高嗓门说：“欢迎乐队为我们再奏一支曲子，欢迎大家再跳一曲舞，而后我们就要送新娘、新郎入洞房了！”

乐队奏起了一支广东乐曲《彩云追月》。人们兴奋地跳起来。欧阳青牵着东方明的手来到司徒申的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。东方明邀请司徒申跳这支婚礼上最后一个曲。大家都拥着他们，对对舞伴围着他们旋转。欧阳青走到小乐队前，从指挥手里接过指挥棒，把这只《彩云追月》足足演奏了三遍。

把新娘、新郎送入洞房了。

新房，是一间西河地区传统厦房。一堵夯土高墙，向一面坡下来，建筑工艺特殊，确实省工省料，这是西河地区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一大创造。墙脚砌了几层砖，砖上面的墙是用土坯垒成的。婚礼前，欧阳、东方和司徒自己动手，用白灰把墙脚刷得很白。还用芦苇扎成骨架，棚上苇席，给这间厦房吊个顶。又用黄土、白灰、砂子和草筋搅拌成涂料，摸上一层光的墙面。虽然比不上当今的高级墙纸、高级涂料，可是这是西河地区劳动者智慧的结晶，又是自己亲手操作的，新婚夫妇心里已非常满足了。白朝凤、慕容君给窗户糊上新纸，贴上了窗花，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。有人说卧室里贴毛主席像不严肃，就没有贴毛主席像。新房正中那个大红“喜”字，在灯光下显得特别耀眼，新婚主题异常突出。

来宾们闹了一阵新房，纷纷离去了。伏在窗口、门边看大人闹新房的孩子，拿到了喜糖也兴尽而归了。新房里只剩下白朝凤、慕容君和司徒申在陪伴着新娘、新郎，待他们把客人遗留下的东西收拾整理好，已



卧
牛
坡



已经是夜深人静了。

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！我们也该走了。”白朝凤摆出大姐风度，带几分风趣、几分幽默，提醒司徒申和慕容君。他们一齐起来，向新娘、新郎告别，祝他们新婚幸福，白头偕老！

欧阳贵和东方明，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出小院子。虽然，祝福他们的话，司徒申已经随着大家说过许多遍了，可是，临别前他还是紧紧握着欧阳和东方的手，又重复一遍“祝你们幸福、愉快”！好像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祝福！他的手有点颤抖，他感觉到欧阳和东方的手也在颤抖！欧阳贵轻轻地几乎像耳语一样对他说：“我会永远爱着她的！”东方明也随着说道：“司徒兄，真难为您了。我们衷心地感谢您！”

夜深了，大街上寂静无声。沿途他们看到几座大炼钢铁的小高炉，炉火熊熊。炉前只有稀稀拉拉三三两两晃动的人影。司徒申和慕容君先把白朝凤送回家，而后，他们疾步向银行单身宿舍走去！在单身女宿舍门前分手的时候，慕容君既严肃又诚挚地对司徒申说：“司徒兄，您真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大好人！”

在黑暗中，看不清慕容君说这句话时的表情。但是，凭着直觉，司徒申感到慕容君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。他在脑子里盘旋了好半天，也没解透。司徒申这个个性憨厚，心地实在的人，一下子解不开慕容君这句话的真实含意。回到宿舍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很长时间难以成眠。天快明了，才迷迷糊糊，似梦非梦地想到：很久以前，在上海黄浦江上，慕容昭、慕容君、东方明、欧阳贵和他五个人，参加上海市学联、上海市青年宫组织的周末“浦江夜游”，当时慕容君年纪最小，无拘无束，开朗的性格得到充分发挥。不像他们几个大学生那么斯文，不苟言笑，慕容君说他们是假斯文，老是逗着司徒申引大家发笑。正当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，慕容君调皮地对欧阳贵悄悄地说：“欧阳兄，你参加我们这个队伍太好了！”欧阳贵问她为什么？她挤眉弄眼地看看她姐姐，又看看东方明，尔后神秘地说：“司徒兄和她们俩人，都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同学，而且友谊非常深厚。我常为她们发愁。以后的矛盾怎么解决啊！咳！您一出现在我们中间，这个矛盾不就解决了吗！”慕容昭听了故作怒态，攥紧拳头，在慕容君面前晃了晃说：“鬼丫头！你再嚼舌



卧
牛
坡



头，我就砸扁你的鼻子！”引起大家一阵哄笑。笑声中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可是在夜幕下，也看不清她们是羞涩还是喜悦。

“司徒申！司徒申！该走了！”一阵叫喊声把司徒申从睡梦中惊醒。睁眼一看，天已大明。急急匆匆地洗漱完毕，就和几个同志一路小跑，到卧牛坡接班去了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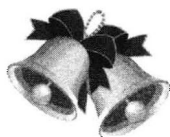
卧
牛
坡



第六篇

大跃进卧牛坡下马 丧天良郑仁乐横行

二十二



卧
牛
坡

比较客观一点地说，做事后诸葛亮容易。如果真要像诸葛亮那样，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就能测算得很准确，那就不太容易了。没有一点真功夫，靠随心所欲的乱碰，或者不肯下真功夫，想靠运气帮忙，这些都不可靠。要是有一点真功夫，又不存侥幸心理，那就会像俗话说的：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”。

诸葛亮那两下子，也绝对不是高不可攀的！虽然不能做到十拿九稳、百发百中，起码在决策中也不至于谬误百出，危害国家，贻误人民啊！所以，经过“大跃进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，人们都有了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：在任何一项重大决策之前，是否下了真正的功夫，至关重要。所谓真功夫，就是真正的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民负责。也就是毛泽东说的：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！”

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诞生的时候，西河人民通过开发乱石岗、建设卧牛坡的实践，似乎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，当然政权建设不能忽视。但是，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明确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，是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基础。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呢？坦率地说，当时的苏联老大哥，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。斯大林没有抓住这个关键，也没有解开这



个谜，因为他太偏重于政治斗争了，以致政治斗争影响了经济基础的建设。没有坚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，在上层建筑上，下的功夫再深，那都不是真功夫。后来，苏联的事实证明，那样的上层建筑，连三级地震也经受不起！

西河市和全国一样，“大跃进”来势之猛，真像一场龙卷风，人们一旦卷入，真像发了疯似的。

那一年，老天爷真是很帮忙，可以说是风调雨顺。据一些老农说：粮食、棉花、蔬菜等农作物的长势之好，是他们记忆中最好的一年。当时有一种舆论：“老天爷也支持‘大跃进’！”很可惜，农业的“丰产”却没有实现“丰收”！人们忙着“大跃进”，整天敲锣打鼓开大会。农村人挖地三尺，城镇人大炼钢铁，成熟的庄稼没有及时收回来，很大一部分烂在地里，霉在打谷场上了。收回来的又被一股“放开肚子吃饭”、“吃饭不要钱”之风，浪费了不少。白花花的棉花，也变成了等外棉。是我们这个农业国家的农民缺乏种田经验吗？不能这样说。是我们的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不卖力吗？各级政府的主要干部，几乎都忙得焦头烂额，劳累得一停下来就打瞌睡。

要了解“大跃进”在农村溃败的原因，再回过头来，看看城市里面的“大跃进”、大炼钢铁那幅图景，就会明白个梗概了。

西河市的“大跃进”这股强烈的冲击波，没有持续多久，就出现了由高潮转入低温的情势。因为炼钢铁是物质生产，物质是不能用精神来代替的。许多小高炉，一群一群地拔地而起，首先要往这些炉里装料，才能炼出钢铁来。很快出现了矿砂的来源困难问题。现有的国家矿山只能保证国营大型现代化钢铁厂的原料，不可能支持小高炉。新开矿山那可要巨大的投资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因此，小高炉只能自找出路，挖掘当地的废旧钢铁资源。谁都知道旧中国钢铁生产少得可怜，几乎是手无寸铁，散落在民间的一点废钢烂铁，也早就被那些小炉匠收去锻成锄头、菜刀和铸成铁锅了。

尽管大炼钢铁的原料如此紧缺，可是还要炼，还要保证“钢铁元帅升帐”。在西河市就出现把现成的铁门、铁窗、铁栅栏都砸了拿去炼钢；把郊区农民组织进食堂吃大锅饭，动员一家一户把铁锅、勺子、铲子、



菜刀都交出来去填饱小高炉的肚子。可是，炼出来的产品，出人意料，竟是铁不像铁，碴不像碴。物资部门不收购，小炉匠用它打个铲刀锄头也打不成，铸成的铁锅，遍布砂眼，装水就漏。

产品没有出路，就指定名为集体所有制，实为国家所有的供销社，收购储存起来。收购资金要银行保证供应。收购之后储存起来，产品不上市场，看起来矛盾掩盖住了，可是却引发出供销社的疑虑，银行的疑虑。这样的产品既不适销又没有实际使用价值，储存起来怎么办？银行贷款要有适销、实用物资作保证的，这些毫无使用价值的废物能作保证吗？



卧牛坡

西河市的大跃进就这样转入低温了。

不久，上级派来了个工作组，是冲着当时“低潮”来的。工作组还带着尚方宝剑，未到之前就造成很大的声势。到西河市之后，宣布三件大事：一是市长赵经天调去党校学习，免去市长职务；二是副市长张守一，对上级停止卧牛坡工程的决定执行不坚决，干扰了大炼钢铁，停职检查；三是西河市正副市长遗缺，由工作组正副组长暂时接替。

这三项措施，当时称之为：“搬石头，为大跃进扫清道路”。

代理正副市长，新官上任放了三把火：第一把火是，停止卧牛坡工程，解散卧牛坡工程中组建的一切机构。卧牛坡工程的所有人员一律回原单位，就地参加大跃进。第二把火，加强各行各业大炼钢铁的小高炉，把各部门的大炼钢铁机构，一律搬上卧牛坡，由大炼钢铁指挥部统筹安排，统一指挥。第三把火，工作组决定小高炉炼出来的产品，由供销社统购包销，可以调出，也可以就地组织加工成小农具、家庭生活用具销售。收购小高炉产品的资金由银行保证供给。

在工作组的三令五申下，西河市“大跃进”的大潮又升温了。这里面，使人们感到行政命令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。这样说，一点也没有否定行政命令作用的意思。在各个历史时期，行政命令总是发挥着两方面的作用：一方面是它能够促进解放生产力，发展生产力，造福国家，造福人民。就像改革开放以来，国家许多重大决策，推动了经济稳定、高速增长，国家富强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另一方面，不容讳言，由于决策失误，强制推行了一些离开人民愿望的决定，结果造成破坏生产